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後宋慈雲走國全傳 第三十五回 獲私書封臣會合 誅奸佞繼統團圓

住語龐國丈一眾奸臣家口逃走出西城，要奔西夏國。先說潞花王父子，一聞眾藩王兵到，即修書知會過。此日帶兵四方城外百里埋伏數萬雄兵。當時龐國丈翁婿一程跑出西城，將將百里，悉遇趙和少王與岳全忠。帶兵三萬，埋伏於中嶽嵩山。遠遠只聞車輻之聲，發炮一響，將軍數萬排開陣勢。少王與岳翁大喝：「奸賊那裡逃走，速速下馬受縛。有軍兵報知國丈後隊。」國丈大驚曰：「賢婿，不好了。前面有兵攔截，未知那方軍馬，怎能逃脫眾家口？」呂惠鄉曰：「岳父勿憂。有小婿在此抵敵，殺退攔阻兵，好待跑走。」即出馬提槍大喝：「何處茅賊，敢阻吾龐國丈家口？莫非汝吃了大蟲心肝，好生膽子。還不速退！」趙王、岳翁大喝：「奸賊，如今休思逃脫，實乃罪盈滿貫也。不必多言，放馬過來。」岳翁大刀一起劈去，呂惠鄉舉槍架開，二將交手。岳翁乃久戰沙場英雄，呂惠鄉焉能抵敵？大刀將槍攔開，一刀打下槍，生擒過馬。趙王揮兵殺上。龐家兵五萬四散奔逃，單剩得眾家口。趙王喝令將國丈一眾奸臣家屬數百，拿下捆縛，一路押出回西城而去。

再說耀武侯種諤自從征鐵裘山復旨，聖上命他鎮守陝西延安府。今聞潼關六王帶兵保護太子，滿心大悅。此日帶領精兵五萬離卻延安府城，一連跑走程途一月，出了延安交界，至西嶽華山，悉遇龐雲雄帶了家丁五□名，帶藏私書道經陝西往西夏王合兵，平分宋朝天下。不意遇耀武侯於華山。種翁想來，「龐雲雄奸相之子，來此何意？況今六王會兵回朝誅奸削佞，此子抑或逃脫？定然必有緣故，邊外借兵？不可放脫此賊，猶恐為患不淺。不免押制他回朝，方無逃匿之弊。」即排開軍隊大呼：「龐國舅休走，現國眾藩王誅滅群奸，本官奉命擒拿。速速下馬受縛。」

眾家丁一見數萬兵馬，聞種翁之言，驚慌四散。單剩得龐雲雄一人，只得喝聲：「種諤，休得大言欺吾。某奉旨往西夏國交納歲幣，休得違旨。」種翁冷笑曰：「前月已經交納歲幣與西夏國，因何今又云交納歲幣？虛情見激矣，豈哄瞞得本官？料必與西夏私通。」喝令軍士拿下一搜，只搜出書一封，包涵密呼。龐國舅自知不好，面如土色，惶恐求情。種翁曰：「此事本官不多管理，且將書與汝回朝面見聖上，自有公論。」當時將龐雲雄拿下鎖押，交先鋒曹燦收管。一路回朝，按下慢表。

卻說老王爺父子、岳翁，將國丈一眾奸黨拿下出西城外，與六位王爺會見。眾藩王聞報盡皆出營接進。慈雲一見，與老王父子拜見，敘了家禮，悲喜交集，一同下坐。老王曰：「上藉先帝之靈，又得眾王文武之力，王姪得上朝廷。大慰聖上念弟情深，又拿下眾奸佞。待明早奏知聖上，盡戮眾奸黨，以報國母、陸大師之仇。」太子含淚作謝曰：「得老王伯內弼扶持，故奸佞得以盡獲。姪兒深感老王伯、王兄不盡之恩也。」老王又曰：「龐黨眾奸家屬俱已拿獲，緣何不見獲拿奸臣次子雲雄，何也？此人狡智多謀，倘一逃脫猶恐他為患不淺：他不往北狄契丹借兵，定然奔往西夏起釁矣。」

劉迪曰：「老王爺慮不差。此人詭謀多端，龐國丈倚此人為爪牙耳目。今見事情不妙，料然外國起釁生端。且待來天奏知聖上，發旨往北狄契丹、西夷夏王，核他將奸臣解回天朝，不可聽信此奸徒以敗前好，以失一邦體統，納奸信佞之過。西、北兩王定然不敢納信此奸徒，以失中夏之歡矣。」眾王文武多言有理。是日營中少不免大排筵宴，留款老王父子、岳翁、眾將等。君臣一堂暢敘樂飲，多稿眾軍不能統述。酒敘數巡，老王爺父子帶兵回府，將眾奸佞交太子、六工管押。待明早奏過聖上，開刀奠祭先靈。眾王送別而去。

到次早，天子升座金鑾。老王爺父子入奏：「將眾奸盡獲。現有慈雲殿下並眾藩王在午朝門候旨。」哲宗聞言大悅，「難得御弟還朝，又得眾王伯押制奸臣一網盡獲，又幸得先王顯聖，陰扶報夢。」降旨：「速宣御弟、眾藩王，文武進殿。」當時殿下前行，柴王居二，依次紛紛入覲。殿下俯伏，眾王山呼下跪。外有一將押背刀捆縛下跪。天子一見御弟，親離下殿，先扶御弟後挽六王。哲宗天子不覺龍目忍不住珠淚一行曰：「使御弟漂蕩流離、歷盡顛沛，是朕之過也。御弟與眾王叔請起下坐。」

眾王謝恩，一同告坐。眾文武侍立，只有一將押刀不起。天子又問：「御弟，背刀者何人？此是何故？」殿下曰：「聖上，此人是陸鳳陽，臣弟母舅也。前因得罪先王。後來又太后各頒旨不赦前罪，故仍押背刀上朝，請聖上發落。」天子曰：「原來陸國舅。」傳旨左右侍御人解索除刀賜坐。陸公子謝恩下坐。當日范爺、寇爺哲宗已見在朝，惟各後代眾英雄文武，天子年幼時不知。當日一一奏上姓名，殿下代答那人有恩於己，那人入贅，一一陳明。

哲宗王大喜曰：「此乃御弟有此福蔭，故得多賢佐粥。朕今得汝還朝，明早在太廟告稟先靈先帝，將大位告辭，待御弟繼統先王，以依先帝遺言之命也。」慈雲殿下聞言一驚，曰：「臣豈敢當聖上之賜讓？不見罪於臣，已見聖上愛篤手足之恩情，豈敢當賜讓大位。況聖上承先帝冊立，為君□餘載，四海蒼生所仰望，臣弟識深矣。」哲宗曰：「此乃朕仰依先帝遺言。況汝乃東宮正嫡，理當冊立為君。前時只有御弟流離於外，不見還朝，故朕得以衝幼之年權登大寶。自登基以來□餘載，並無德政惠及於四海臣民，故立心推讓。於御弟非雲僭竊，御弟豈得過辭。」有潞花老王曰：「先帝托孤時果也吩咐：殿下一回朝，同掌江山。惟今聖上登基□餘載，冊立已定，也不容再更。倘殿下一回朝聖上即退位，似牽殿下陷了帶兵回朝爭立之跡，豈不於心不安？不免依著殿下之意，明表心跡，加封恩蔭，減去天子禮，一等同住江山。未知於禮有當否？」

眾藩王曰：「老王爺公論甚善。論正嫡應當冊立，惟殿下自幼出亡在外。今聖上曾經先帝冊立，又為君□餘載，天下臣民仰藉日久，豈可一時退位於人臣之列？且待誅決奸臣之後，再行加恩封贈，同住江山。上則不遺先帝，下不於臣民批擬，此乃大公無私不易之理。」又有少王趙和奏上：「眾奸家屬俱獲下，單不見了龐國丈次子雲雄。倘他逃脫，為患不淺。望祈聖上頒旨追拿，方免後患。」

哲宗曰：「此賊聞風逃脫，未知逃匿那方，怎能一時捉獲，共同開刀？」君臣正敘議擬間，忽報進：「耀武侯在午朝門外候旨。」哲宗王一想，「種諤領鎮陝西延安，緣何無旨宣召，獨自回朝？有何緊急事情？」當時即傳旨宣進耀武侯。山呼已畢，天子曰：「老卿家奉旨鎮守延安，緣何無旨宣召，忽自回朝見朕，有何事情？」種諤奏曰：「臣在延安鎮守，聞報殿下會合藩王與師回朝，未知何意，故天天命人探聽。不料近聞龐國丈暗合西夏王興兵，他為內應，約他平分天下。臣想來既有此事，倘往西夏，通途必經由陝西，故臣謹細密查，將兵屯札華山。不期龐雲雄前月道經華山相遇。臣不免糊疑，即將他一搜，果有龐國丈私書，通串西夏約為內應，平分天下之語。故臣帶他私書并雲雄拿下回朝，以憑聖上處決。」眾王聞奏多言，「天眼昭昭，疏而不漏。」當時天子曰：「老卿家功勞不小。今君臣滿朝正在議論逃脫奸賊之子，猶恐為國家之患，豈知老卿家有此把細，留心稽察，方免奸臣搖動江山矣。如此，押交奸臣之子與老王伯，待明天謁祭太廟，稟請先王母后，然後誅奸。」此日退朝，高王爺吩咐將眾兵敘歸兵部，散去大營。

再說昔日獄官吳進，自妻子杜氏撞死金階，聖上削職領妻回籍安葬，不覺光陰將已二□載。今聞太子在潼關與兵回朝，捉獲下諸奸佞，此日奔來朝中，進見寇吏部。寇爺一見吳進，即動問起前情。吳進曰：「自別大人回歸故土，續弦王氏，已有二子。」寇爺曰：「此天不虧善良之報也。」是日帶他同往見太子，將前情一一說明。吳進一見殿下，正要叩首，太子挽扶曰：「昔日蒙汝夫妻恩德搭救，孤家感恩不淺。待來日奏知聖上加恩，決不敢負。」吳進作謝，安屯於內。

到次早，哲宗王是吉服，慈雲殿下孝服。哲宗先謁太祖廟先王，文武隨駕。贊禮畢，有慈雲孝服立下陸國母鳳函，陸公子孝服立下陸丞相尊函，君臣二人哭祭一番，紛紛墮淚。稟告畢，二人轉換吉服。慈雲仍到太廟禮先王。哲宗王加恩，將陸丞相函賜歸太廟。鄧妃西宮鄧青，也孝服哭祭過二后，俱函登太廟。尊陸王後為慈聖仁德太后，尊鄧西宮為懿德仁慈王太妃。兩國舅謝恩，吉服謁太廟。眾藩王、文武大臣禮謁畢。慈雲殿下吩咐值殿將軍押起眾奸臣家屬八百餘名，龐氏人等三百餘名，或在朝文武員，或外鎮府驛縣丞大小員俱已獲楚。

哲宗王含愁將先王報夢言：「子難執母罪，不出二年，母后凶亡有報。望御弟休恨太后，未知允否？」慈雲殿下淚下一行曰：「陛下不宜論，臣弟豈忍傷凶。況母尊，兒子輩怎能見罪？況陛下是他生身，臣弟豈忍傷殘。」當時只有陸國舅、鄧國舅氣得二目圓睜。潞花老王會意，即曰：「聖上、殿下，須然子難執母罪，但太后向來不德：前害嫡正國母，後恃寵殺害無辜鄧娘娘，違逆先帝臨終之旨使陛下手足相殘，幾成不睦。幸得陛下仁聖哲慈，不違先帝，終能使手足情聯一脈，友愛無雙。是陛下聖德之廣被恩隆，不然，太后內外父女不難危動江山，效著漢唐故事。此等不賢之婦，例應上告太祖先王，一刻難容。今奈著聖上生身，子難執母罪耳。然國家法律不可盡廢，將太后幽禁貶宮，聖上弟兄不須朝問請安，以示貶罰。」哲宗王無礙准依。當時哲宗弟兄哭祭嫡母、太妃已畢，文武大臣隨駕回朝升座。只有殿下並國舅武士一眾將各奸臣、國丈父子、家屬等八百餘名，一概押出法場，刀斧一齊動手，紛紛殺訖封刀，將首級高掛示警。

當日哲宗王宣諭曰：「御弟不願踐居大位，想來為君固難，為臣也非易。且進位聽封。封為楚王，欽賜鑾輿與朕次一等，賜侍御五名隨駕，上殿平禮，出朝不辭，一月一朝聽政。石氏浩封節孝慈祥正後；餘者程玉霞、安瑞蘭、孟嬌娥、杏桃、趙玉容五人，俱封一品賢德夫人。」殿下與眾夫人謝恩。進封陸鳳陽武烈王，劉氏誥封一品夫人。進封趙彥龍為英國公，浩封丁氏一品夫人。進封侯拱為勇國公，誥封蓋氏一品夫人。劉迪封耀國公，誥封趙氏一品夫人。石俊保國公，誥封謝氏一品夫人。張夢虎護國公，誥封王氏一品夫人。李豹封住國公，誥封鄧氏一品夫人。孟強封威國公，誥封錢氏一品夫人。孟彪封振國公，周氏誥封一品夫人。鄧青封成國公，潘氏誥封一品夫人。包英封興國公，麥氏誥封一品夫人。高標封定國侯。寇杰封保國侯。王昭封兵部尚書，孫氏諸封二品夫人。吳進工部尚書，王氏誥封二品夫人。程光按院即日調回京，入閣拜相。程光奏劾：「前者懷慶府杜鎮台杜景，此人乃龐家黨羽，昔日要陷害殿下。此賊不誅，後日為國家之患。」殿下准旨奏明，調押回京，將杜景斬首。懷慶府白雲龍也押回。正法二奸不多煩絮。寇爺加封內閣中書令左柱國。岳全忠加封天保上將軍。范正平加封耀國公。焦仁在湘陽鎮守，加封鎮國將軍。耀武公種諤加封安國公。再說明位藩王須然有功於邦國，無奈封王職品已極，難以復加，不過賜頒珠寶奇異貴品之物耳。潞花老王爺父子亦然。眾王謝恩。又陰封為君國身亡之輩：包貴再塑牌位身入太廟，追封忠烈公。陸丞相追封英烈王。鄧豹追封武烈王。追封吳進故妻杜氏敏烈夫人。追封周勇義烈侯，妻賈氏慈惠夫人。杜景故妻鄭氏節烈夫人。有泗水關昔日龐清一人不附國丈，為國捐軀英雄，今追封義俠公爵，妻現存，加恩封慈淑夫人，幼子賜頒世祿。以上追封者俱賜設蒸嘗拜祭。

是日封贈畢，頒贈御宴。君臣滿殿躋躋踴躍肅穆，一同暢敘樂飲。各王爺拜別各回邊關。只此日潞花老王爺一見誅清奸佞，洗清朝政，不覺喜悅之中大笑不止，氣絕身亡。有趙和晉王大驚呼救不及，放聲痛哭。天子弟兄紛紛下淚。眾王、滿朝文武，人人流淚傷情。天子帶淚傳旨：「掛孝開喪，傳頒天下，不異帝王歸天。」哲宗王悲痛，不設朝者一月。晉王舉哀謝恩。老王壽登九旬，一見宋君四世元老，與宋仁宗弟兄之稱，趙匡胤太祖裔派，有大功於四代之君佐弼老臣。故今歸天不異帝王發喪。天下臣民掛孝。此時，自殿下還朝，天下平寧。

一連兩載。不意哲宗王壽元不永。是年乃元符二年，一病不起。是日哲宗年交二五。有晉王、楚王不離問安。不過一月，病勢沉重，大醫院進藥餌不效。哲宗王自知不起，即傳進各王大臣文武。傳旨諭音言：「朕病勢轉加，料然不起。朕自幼衝歲蒙先王冊立，於今在位五載，並無恩德被及四海臣民，至折朕年未交三紀而亡，又無後嗣。今御弟繼接江山，全望晉王、文武大臣善事御弟，輔弼邦政，謹守先王法度。朕死也得瞑目了。」眾臣含淚領旨，安慰：「陛下善保龍體，自有安康之日。」楚王、晉王趨近，珠淚紛紛曰：「陛下且放開龍心，不可憂懷，有傷龍體。倘陛下安寧有日，臣等方得有主，四海蒼生有賴。」哲宗王曰：「御弟二人仁孝，朕所深知。最要者，友愛和睦，君臣一心同德，待以心腹手足之誠，則感慶萬疆之福矣。御弟、眾卿等須當勉之。」二王與眾大臣含淚領旨，安慰一番，各辭聖駕。單有晉、楚二王在內不離。不上三天，哲宗王人事不醒昏迷，一刻救解不能，已是歸天。二王大加痛哭，發昏幾次。有宮禁多人幾次救蘇，多言勸諫。眾文武大臣多來勸止安慰，言：「天下不可一日無主，請殿下登基。」是日殿下舉哀，只得登朝繼統。通告天下國號徽宗，尊哲宗王後為王太后，西宮貴妃為王大妃，奉養於後宮。各官舊職各加升。

只有龐太后一聞哲宗歸天，心下大驚，惶憂成一病。合眼便見神宗先帝唾罵他，「妒忌，不依朕遺言，幾次逐朕嫡子，傷害生靈軍士。如今饒汝不得。」一玉如意當頭打去。龐後大呼疼痛而醒，自覺頭目昏花，一病而亡。內監報知。天子入進冷宮，舉哀掛孝執杖。擇吉安葬王陵。

事事已畢。是歲天子開恩：前時六王有功於國，免貢三年。只山西段夫人功勞浩大，收除妖道，方得義兵回朝誅奸。進封平西賢德王後，恩賜太監二名、宮嬪二名服役。當日天子守滿服，再封妃後一眾不必煩述。只有安瑞蘭身封貴妃，今著父親，奏知聖上，將安家故產追回，擇宗子入繼，不多過敘。自此君臣和樂。在徽宗之世，初登大寶入繼江山，前政可稱清美。後載時信用奸佞，大興土木，萬民不安苦於征役聚斂。天下困窮而金兵興擾。此是續後之論。此書上接五虎平南之後，下開說岳精忠之書，至此宋至徽宗第八代繼統之君也。